



疾病在《魔山》起舞

——论托马斯·曼反讽的疾病诗学

涂险峰 黄艳

摘要:作为现代“疾病叙事”的经典之作,托马斯·曼长篇小说《魔山》将主人公精神成长历程和欧洲代表性思想的对话置于整体性的疾病背景之中加以表现,藉此建构起以反讽为特征的“疾病诗学”。这种诗学借助以技术为象征的现代新视野及其引起的对疾病作为“自洽生命体”的自体论思考,实现了从“疾病浪漫化”向“浪漫疾病化”的现代转型,并展现了欧洲思想喧嚣失序和实验主义式价值缺失的现代“疾病”景观,揭示了虚无主义的狂躁力量、神秘主义政治迷狂等非理性群体冲动的病态特性及其蕴含着的现代警示意义。《魔山》中关于疾病的客观超然叙事,并不意味着价值的虚无。其疾病诗学通过反讽体系的建构,传达出微妙的、并非纯然否定性的价值意味。

关键词:托马斯·曼;《魔山》;疾病诗学;反讽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2-0076-08

在托马斯·曼一生创作的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中,疾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母题。这位继歌德之后影响最大的德语作家^①,对疾病书写始终情有独钟。它几乎出现于其各阶段的所有重要代表作,无论是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浮士德博士》,还是中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等,皆不例外。在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早期代表作《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托马斯·曼通过一个家族的衰落发现了社会的疾病,24年后,在其扛鼎之作《魔山》中,其疾病视线转向当时杂乱喧嚣的“文化病态”,将欧洲富有代表性的各路思潮置于巨大的疾病背景之中进行交锋、对话,又分别从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和哲学角度,对疾病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讨和全方位的艺术表现。

《魔山》(1925年)^②叙述了一个颇不寻常的故事:年轻工程师汉斯·卡斯托尔普从平原来到瑞士阿尔卑斯山达沃斯疗养院探访表兄,因偶染风寒而暂时驻足。本为匆匆过客的他却自愿在这座“魔山”上滞留七年。他因患病而变成“知识分子”“饱学之士”^③,贪得无厌地学习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诸多学科,以便思索自然领域并探求生命意义,还迷恋上神秘莫测而崇尚自由的俄国女士肖夏夫人。他没有在平原按部就班地成为凡俗的中产市民,而是在这座充满疾病的“魔山”上“成长”,用病态的身体换取丰硕的头脑。经历了对于各门科学的系统学习和对于存在的思考,也经历了肖夏夫人的“情感教

^①德国学者 Klaus Podak 将歌德称为“所有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者的最大雇主”,另一学者 Jochen Eigler 则认为托马斯·曼可紧随其后。见方维规,“病是精神”或“精神是病”——托马斯·曼论艺术与疾病和死亡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15,52(2):57。另:卡夫卡虽为20世纪被研究最多的德语作家之一,并且在中国的研究成果是托马斯·曼的十倍,但在德国,托马斯·曼的研究文献却多于卡夫卡。见黄燎宇,60年来中国的托马斯·曼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14(4):110。

^②托马斯·曼.魔山.钱鸿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本文引自小说该译本的部分直接以页码标注。

^③DANIUS S. Novel Visions and the Crisis of Culture: Visual Technology, Modernism, and Death in the Magic Mountain. Boundary, 2000, 27(2):180.

育”，还经过塞塔布里尼、纳夫塔、皮佩尔科尔恩等人彼此冲突的思想观念的多重洗礼，遭遇野外暴风雪及生死之境的严峻考验，最后，在七年之末，卡斯托尔普走下“魔山”，伴随着舒伯特的歌曲《菩提树》，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

《魔山》继承了歌德开创的德国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传统^①，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将主人公的整个思想探索和人格成长历程置于一个庞大的疾病背景之中，让他通过疾病去体验这个有着特殊规则的世界，并以被疾病改写的目光去重新解读宇宙万物，重新审视人的自我及其所处的文化传统。疾病不仅是《魔山》的主旋律和基本色，贯穿主人公的精神成长历程，而且还是托马斯·曼藉以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巨变和现代人类生存境遇进行深刻反思而选取的重要视角。托马斯·曼将对疾病与死亡，时间与空间，爱欲、审美与意识形态^②，以及德意志和欧洲文化传统的思考融入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围绕疾病，是身体的实证探求，是文化的喧嚣碰撞，也是形而上的反思追问；是病理的刻画，是文化的隐喻，也是艺术的反讽：在一个浓缩的时空中不断发掘疾病之于叙事的诗学价值。

《魔山》作为20世纪德国文学经典巨著，引起的研究自然是汗牛充栋、角度各异^③，其疾病母题也常入学者法眼，论者不乏其人。其主流阐释大致沿着两条路径进行，其一是将《魔山》中的疾病置于19世纪浪漫主义传统之中^④，强调疾病对于人格成长、精神升华的积极意义；其二，则是将《魔山》中的疾病视为整个西方文明走向衰颓的象征^⑤。不少研究者对这两种观点兼收并蓄，却未能充分意识到，两种阐释对疾病的价值取向其实是彼此矛盾的：前者将疾病视为精神进展，而后者则将疾病看作衰败没落的象征。这种阐释矛盾中蕴含的问题，召唤我们对于疾病在《魔山》中的复杂性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解析，需要我们更加全面地揭示《魔山》中疾病的寓意、功能和相互关系，以期对《魔山》中的疾病诗学及其文化意蕴做出客观而颇具启发性的阐释。

《魔山》作为一部既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精确描摹，又富于象征意味的现代经典之作，至少同时调用了两种不同的疾病概念，其一是实证意义上的作为医学和生理学分析对象的疾病，或曰“身体的疾病”；其二是修辞意义上的、作为隐喻投射到众多思想观念上的“疾病”，或曰“文化的疾病”。连接两者的纽带，是《魔山》所建构的具有十足现代性的疾病诗学。这种疾病诗学用实证意义上的疾病叙事颠覆了疾病的浪漫化隐喻传统，基于现代科学和哲学视野对疾病进行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本体论思索，同时又拓展了疾病的隐喻功能，并藉此深入欧洲现代思想文化进行探索和反思，并进一步揭示在各种思想话语之下人类精神的或理性阳光，或非理性幽暗的层面，并对集体无意识之中潜在的历史危险进行了警示。随着叙事的推进，身体和文化的疾病成为互相含涉的两个领域，在诗学意义上得到统一。一方面，《魔山》中对于身体层面的所有疾病叙事，都不仅作为临床症状呈现于前，而是遍布着反讽意味、文化隐喻和哲学启示。另一方面，在疾病的文化层面，思想话语的表达，其疾病意味都具有某些内涵和事实方面的根据，即思想的内在矛盾、悖论、言行不一等症状，并且同身体层面的疾病表征具有相似性或对应性。复杂性

①“修养”的德文原文 Bildung 有三重含义：对人格的塑造、对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全面有机发展。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有时也译成“教育小说”、“成长发展小说”等，但英、法文和中文等译文均难兼含三义。参见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②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7-262。

③国外学者对于《魔山》的研究，其代表性的角度有：1. 将其置于歌德开创的修养小说传统中进行探讨；2. 在与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关系之中进行研究；3. 置其于浪漫主义传统，探讨疾病、死亡与精神拓展之相关性；4. 分析其神话、宗教的潜文本结构，结合希腊、罗马神话和基督教象征体系进行研究；5. 将其视为现代主义实验小说而探寻其中的时间性等命题。参见 DANIUS S. Novel Visions and the Crisis of Culture: Visual Technology, Modernism, and Death in the Magic Mountain. *Boundary*, 2000, 27(2): 182. 国内对《魔山》的研究角度大体并未超出国外研究模式，这方面的概括可参见黄燎宇《60年来中国的托马斯·曼研究》一文。

④HERMANN J. Weigand 在其研究托马斯·曼的权威著作中较早提出《魔山》与浪漫主义文学和哲学传统的密切联系，参见 WEIGAND H J. *The Magic Mountain: a Study of Thomas Mann's Novel "Der Zauberberg"*.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4. 对疾病和精神成长的关系的详尽探讨参见 FALCKE E. *Die Krankheit Zum Leben: Krankheit als Deutungs-muster Individueller und Sozialer Krisenerfahrung bei Nietzsche und Thomas Mann*.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2, 亦参见 Sara Danius 的概括，DANIUS S. *Novel Visions and the Crisis of Culture: Visual Technology, Modernism, and Death in the Magic Mountain*. *Boundary*, 2000, 27(2): 181.

⑤HERMANN J. Weigand 也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尽管为此颇受争议，参见 H. Stefan Schultz 对其的批评。SCHULTZ H 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omas Mann's Der Zauberberg*. *Modern Philology*, 1954, 52(2): 112-113.

还在于:思想的承载者和表达者自身都患有身体和文化的疾病,并且都在思考、谈论着疾病,其思考本身又都受疾病影响。于是,患疾的躯体和不断思索着躯体和文化的疾患,这一悖论式的关系,贯穿着《魔山》的整个疾病诗学,其间渗透着无所不在、深入肌理的反讽意味,并且成为现代文明处境之中人类不断自我反思追问、挣扎自救的深刻写照。

一、现代性的反讽之镜:“疾病浪漫化”、“浪漫疾病化”与 “疾病作为自洽生命体”的本体论假设

《魔山》中所有故事发生的场所——达沃斯疗养院,是一个疾病现象纷呈的结核病治疗场所。肺结核这个曾经的不治之症,是一种被19世纪文学传统过度“浪漫化”的疾病。因其在当时的致命性,因其带来患者身形消瘦、暂时的面色红晕、瞬时的精神亢奋和旦夕危亡,并常伴以贫穷和生活条件之低下,于是,在文学描绘和文化想象中,结核病通常与孤傲不群的贫寒艺术家、天才创造力的爆发、精神的升华以及转瞬即逝的绚烂生命之美彼此相连,有时也与旺盛的欲望息息相关^①,这些文化隐喻和想象,同浪漫主义理念颇为契合。

疾病想象的浪漫化传统在现代小说《魔山》中依然余韵袅袅,例如肺结核与爱情彼此交织,结核病能让病人增进欲望等等^②。小说甚至整体上袭用了疾病使人精神境界提升的浪漫主义观念,将主人公的思想成长历程置于疾病环境予以展现,正因如此,才导致众多阐释始终强调《魔山》与浪漫主义传统的渊源。但尽管如此,《魔山》却为疾病叙事开启了新的维度,并由此引申出与浪漫主义的疾病想象截然不同的诗学内涵和哲学意义。

《魔山》为疾病叙事开启的新维度之一,是以技术为标志的现代认知视野。它与传统的疾病浪漫化叙事形成更富张力的反讽关系。小说中最具震撼效果的疾病叙事,则是X光透视技术带来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思考。X光打开了生命体幽暗的内部,重新勘测其内与外、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彻底改写了我们的生命认知。正如福柯在《诊所的诞生》中所揭示的,这种病理学的改变对人的科学认知的影响,不仅是方法论上的(methodologically),更是本体论上的(ontologically)^③。

《魔山》以严肃笔触刻画了初次接触X光透视给卡斯托尔普带来的震撼和思考,又以不露声色的反讽笔调深入表现其后续效果。从X光透视中,卡斯托尔普“看到”了自己未来死亡的景象,体会到生命影子般的虚幻性质。当他爱上肖夏夫人时,肖夏夫人的X光胸透片竟成为他珍藏的爱情信物。这一阴森怪异的爱情意象背后,依稀可见虚无的冷嘲阴影。X光让一切蒙上了一层死亡的修辞,用幽蓝的鬼影替代了痲病患者脸上绚烂的红晕,启动了对于浪漫化疾病想象的文化颠覆。

小说中的X光是以技术手段建构现代性认知的重要象征,这种认知方式贯穿了从身体的透视到宇宙万物的剖析等诸多领域。X光赐予卡斯托尔普一双解剖之眼,唤起了他思考和探究生命、死亡和宇宙本原的狂热激情。同时,托马斯·曼也借主人公这双X光般的剖析之眼,对爱欲和认知同时展开反讽。

在《魔山》的疾病诗学中,卡斯托尔普穷究万物之理的科学探索和哲学追问,同他的生理欲望滑稽性地混为一体。他用兼具科学观察和凡胎肉欲的目光,注视着女性肌肤上的毛孔和纹理;而操控X光来透视病人躯体的贝伦斯医生,则用同样暧昧的眼光和技巧为肖夏夫人秘密绘制肖像画。小说中这一反

①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对肺结核的隐喻和文化联想进行了精辟分析,并将其与癌症等其他疾病的隐喻进行对比。她认为尽管这些隐喻并不等同于现实,但对于现实中人们的疾病体验造成影响,而其中有些疾病隐喻带来的生命困扰,是患者必须努力摆脱和超越的。参见 SONTAG S.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1988.

② 《疾病的隐喻》也多次提及《魔山》中的相关描写,如结核病产生欣快感、增进食欲和性欲;“疾病症状不过是爱的力量的伪装式表达;所有的疾病不过是爱的变形”;并指出尽管《魔山》对于将肺结核当作艺术病颇有嘲讽,这部作品作为对于肺结核浪漫神话迟来的、自觉的谈论,仍然反映了这个神话:市民通过这一疾病在精神上被提炼得更为纯洁。见 SONTAG S.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1988: 13, 21, 35.

③ DANIUS S. *Novel Visions and the Crisis of Culture: Visual Technology, Modernism, and Death in the Magic Mountain*. *Boundary*, 2000, 27(2): 195. 参见 FOUCAULT M.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94: 155.

讽的高潮，是卡斯托尔普幻觉中出现的滑稽而可怕的人形怪物：皮肤上布满毛孔和瑕疵、热气腾腾地悬浮于半空中，展示和放大所有生理学特性而又发出色情诱惑的巨大女性肉体。这一同时散发着欲望和解剖学气息的躯体，是卡斯托尔普认知冲动和原欲冲动结伴而来的象征物。

于是，《魔山》中的疾病诗学，借助以 X 光为象征的现代性之镜，颠覆了 19 世纪以来的“疾病浪漫化”传统，而向“浪漫疾病化”转变。不仅如此，小说叙事还将这一转变推向本体论层面。

在以突破边界为能事的透视之眼里，生命与疾病、生与死之间也失去了日常意义上的界限。疾病和人同为宇宙的有机反应，都靠氧化活动支撑，都是热量的聚合和散发，都在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永恒轮回”。从宽泛意义上说，疾病也是一种生命存在，是“生命放荡不羁的一种形式”（第 312 页），而生命本身也只是物质的一种“传染疾病”；疾病和人本质上都是宇宙时空的增长物和变异物。《魔山》藉此建构起的本体论假设是：站在人类立场，疾病不过是我们身体的病变；而站在大千世界、宇宙万物的立场，疾病则是自洽的生命体。疾病之于人和人之于宇宙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我们并不能证明自己高于病菌存在的本体意义。

《魔山》中从宇宙立场将疾病视同“自洽生命体”的本体论假设，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反思视角，让我们看到人类中心主义同疾病中心主义在功能上的相似性，并认识到：人类的疾病体验将自身情感和价值尺度强加于疾病的生理事实之上，这在本体意义上不过是在营造人类中心主义的浪漫幻觉。当然，将疾病与充满情感和欲望的生命一视同仁，是在人和疾病之间建立某种反讽式的相关性或对比性。只有在反讽和反思的意义上，疾病也如人类一样是“自洽生命体”的本体论假设方能成立，因为人类不可能真正超越自身而从宇宙立场来看待这一切。

二、“启蒙之疾”：思想的喧嚣失序与实验主义式的价值缺失

这座被称为“魔山”的远离尘嚣的疾病疗养院，营造了一个与山下日常世界截然不同的时空。在此诊疗的病人从日常社会的种种关系、责任和义务之中，从人生的成败得失、兴衰荣辱等功利性因果链条中超脱出来，而进入一个更加纯粹的、无功的精神反思和交流空间。在这个带有“启蒙”“修炼”色彩的空间里，卡斯托尔普由山下一个以技术功利为业的工程师，变成了上下求索追问世界本源，具有强烈求真意志的“知识分子”。他不仅仅投入到从生命到物质世界的科学求索，而且展开了同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交流对话。

于是，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与疾病的生理景观平行的另一庞大景观，即欧洲思想文化冲突，赫然涌现于读者眼前。疾病全面笼罩并渗透到塞塔布里尼、纳夫塔等主人公阐发的各种社会思想之中。思想的分裂、扭曲、自相矛盾及其承载者的种种病态表现，进入小说营造的诗学空间。

疾病显然并不仅仅是外部强加于这些思想的医学隐喻。在“魔山”这一疾病空间中狂放不羁地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本身，其内涵也呈现诸多症候。不同观念相互之间激烈冲突、互不相让，甚至像在塞塔布里尼和纳夫塔身上那样，演变出为争论而争论的话语较量，孕育出非理性的仇恨气息，最终诉诸性命相搏的决斗。在疾病笼罩的“魔山”之上，思想的繁盛成为一种假象，正如病人体温上升时，人体的感觉却是寒冷。

思想层面的疾病特征还表现为这些思想自身的内在矛盾，以及思想表达者与其行为之间的格格不入。就纳夫塔这位雄辩的思想者而言，其观念荒诞不经地杂糅了耶稣会的神秘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论、军国主义战争狂论和无政府主义的反国家学说等思想。而他的反驳者塞塔布里尼作为信奉理性和文明进步的“人文主义者”，其思想的驳杂及行动的自我解构，同样形成了某种“病态景观”。塞塔布里尼的欧洲中心主义启蒙观点，不仅流露出对于亚洲民族的狭隘的自负^①，也表现出人对自然的傲慢。但颇具讽

^①塞塔布里尼将所有“非创造性的魔鬼”与亚洲的一切联系起来，认为西方是人道、进步、理性的，东方则是野蛮、疾病和腐朽的。参见 KUZNETSOVA I. The Possessed: the Demonic and Demonized East and West in Thomas Mann's *Der Zauberberg* and Dostoevsky's *Demons*. *The German Quarterly*, 2012, 85(3): 286.

刺意味的是:他和疗养院里所有病人都无助地经受着自然规律驱使下的疾病的折磨。

卡斯托尔普的这两位“启蒙导师”看似势不两立,却有着共同的思想疾病:纳夫塔和赛特布里尼都是极端主义者,思想都混杂不堪、自相矛盾,都言行不一、自我分裂,两者都以疾病为借口逃避现实、逃避自我。有论者指出:两者观点结构相似,都视世界为对立力量的战场,都与其中一种力量结盟:塞塔布里尼称之为“理性”,纳夫塔称之为“信仰”。两者都远离同类事物,即感官享受;都发展出某种形而上学来说服自己相信感官不是本性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反对的正是其自身的一部分,疾病成为回避其观点诉诸山下实践考验的借口^①。

对于纳夫塔和塞塔布里尼的思想困境,另一思想对话者皮佩尔科尔恩与之针锋相对的感性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活哲学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自身也是文化疾病的患者。在其趾高气扬的享乐主义和兴高采烈的生活情趣背后,掩盖着病态的恐惧和虚无。

于是,《魔山》上的文化喧嚣很难不给读者留下一个整体印象:这座远离尘嚣却汇聚欧洲各路思潮的文化的“奥林匹斯山”,变成了“主治医生缺席”的观念病症的“会诊堂”,既散发着思想的魔力,又弥漫着病魔的“雾霾”。种种“带病”的文化在此“疗养着”“交叉感染着”,似乎永难康复,而是以其千差万别的病态,像生命一样滋长、燃烧,散发出思想的“瘴疠”,笼罩着陷入困境的现代文明。

多元思想的并置、碰撞,本可形成激动人心、启迪智慧的对话空间,但在《魔山》中的这一空间里,思想不仅本身混杂不堪、相互冲突、脱离实际行动,并且同其表达者自身的存在之间格格不入,充满矛盾。所有思想的表达和碰撞对其接受者的整体效果是虚无与徒劳,而非进步与升华。

就主人公卡斯托尔普的人生探索而言,疾病不仅给整个历程赋予了隐喻色彩,还建立了某种认知框架。卡斯托尔普得出的疾病作为自洽生命体的本体论假设,强化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观念。这一本体论虽然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对于价值是盲目的,甚至是解构的。这种观念不仅被他用于对疾病的科学探索,而且还投射到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态度。因而卡斯托尔普在其思想探索中采用了某种科学式的客观中立的立场,或曰“愿意尝试一切新方法和新思想”的“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②态度。他如同一面镜子,收集各种思想观念,这种“无思想和无约束地进行实验”的“实验意志”,便是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③。总而言之,由疾病的生理学探讨形成的某种具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色彩的认知框架,成为探求者卡斯托尔普看待文化疾病的基本视野。

因此,卡斯托尔普在思想探索历程中虽不断吸纳、聚集层出不穷的观念话语,但他在其精神成长历程直至终点,也无法形成稳定、成熟、更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魔山”之上,思想观念的丰富多元与价值的缺失形成对照。这一结果,对于将《魔山》视为主人公精神成长历程的修养小说阐释模式形成反讽,其实质也为将整个过程按照疾病隐喻理解提供了根据。《魔山》上的思想启蒙和文化修炼,由此反讽式地变成一个无果而终却病态万千的精神历程。

三、“理性之疾”:虚无主义的群体躁动与神秘主义的从众迷狂

坚持以启蒙模式理解《魔山》的阐释者,经常将《雪》这一节视为卡斯托尔普精神历程的巅峰。其中卡斯托尔普在暴风雪中迷路,陷入死亡诱惑,幻觉中出现一幅希腊牧歌式的优雅画面和两名恶女撕扯、肢解婴儿的阴森景象。最后对爱和生命价值的肯定战胜了死亡诱惑,卡斯托尔普转危为安,脱离险境。卡斯托尔普在雪野中的结论常被视作其最高人生启悟的标志,但这种理解却对如下事实视而不见:雪地顿悟只有短暂效果,卡斯托尔普很快便将其忘到脑后^④。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在顿悟之后还要在疾病笼

① NEHAMAS A. Getting Used to Not Getting Used to It; Nietzsche in the Magic Mounta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981, 5(1): 82-83.

② NEHAMAS A. Getting Used to Not Getting Used to It; Nietzsche in the Magic Mounta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981, 5(1): 84.

③ SCHULTZ H 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omas Mann's *Der Zauberberg*. *Modern Philology*, 1954, 52(2): 118.

④ NEHAMAS A. Getting Used to Not Getting Used to It; Nietzsche in the Magic Mounta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981, 5(1): 87. 另见 HIRSCHBACH F D. *The Education of Hans Castorp*. *Monatshefte*, 1954, 46(1): 28.

罩的魔山上度过5年时光,其叙事占据三百多页篇幅,且在这死气沉沉的漫长岁月里,卡斯托尔普并无崭新生态度的鲜明迹象^①。从他此后数年的表现中,看不出所谓更高精神境界的重要影响,相反,卡斯托尔普仍常与疗养院众人伍,仍常陷入无聊和躁动之中。他最终下山投入世界大战的选择,更难当作这一顿悟的逻辑结果,反而有理由被视为“死亡战胜生命”“叔本华战胜尼采”的表现^②。一言蔽之,在“魔山”的漫长岁月里,卡斯托尔普的思想启蒙与精神修炼的成果即使曾经存在,最终也消磨殆尽、化为乌有。

卡斯托尔普走出“魔山”、冲向战场的最后抉择不仅未能体现成熟理智,反而显出与其精神发展历程极不相称的简单轻率。这一点,我们可从小说中疾病的日常表现得到预示。在战争爆发之前,疗养院里已出现种种征兆:病人们陷入百无聊赖,又交织着狂躁不安,这其实是同一病症的两种形态。死者已逝,愈者已往,“魔山”依旧如故,剩下的是与疾病长期消磨之人。人们在魔山上过着无时间性的生活、没有忧烦或希望的生活、处于凌乱而停滞状态的生活,却又一切忙忙碌碌,所有活动都在发生^③。躁动不安与百无聊赖的混合,表现为病人们频繁更迭的时尚和群体狂热的业余爱好:照相、集邮、咀嚼巧克力、闭眼画猪等活动莫不如此^④。与这一现象相对应的则是思想层面的狂躁:塞塔布里尼和纳夫塔的思想争论演化成二人的决斗,并以纳夫塔的自杀而终结。

两位知识渊博、见解高深、始终站在人类文化之巅对决的思想者竟以如此结局收场,而卡斯托尔普经历了如此波澜壮阔的上下求索、如此引人入胜的精神修炼之后,仍以投入毫无意义的战场、投入死亡的滚滚洪流为最后归宿,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小说中所有思想启蒙的无效性,以及理性遭受虚无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威胁的深刻疾患。

尼采所批判的虚无主义于此得到艺术呈现:为知识而知识的求真意志,不过是对于价值虚无的自欺性逃避。卡斯托尔普在其探索的终点,陷入与“魔山”上缺乏思想的患病庸众类似的症状:过着无目的性、无时间性的生活,以躁动不安、不择对象的活动填满价值的虚空。某种狂热的进取与价值的虚无彼此相伴,正如病人们躁动不安与百无聊赖的奇异并置,亦如肺结核患者在两极状态之间的瞬息变幻。

《魔山》中结核病的许多症状都具有两极性:脸上的绚丽潮红仿佛健康的标志,其实为发烧所致;活力的骤然高涨恰是死亡前奏。卡斯托尔普说“生命是一种热”(第380页),并认识到,疾病和生命都是氧化,氧化都释放热,都靠热来维持,于是生命和疾病都统一于热,或者说其本质就是热。热是能量,而能量可以不择对象地在物质之间转换。病人体的群体躁动也像这种热,与目标的迷失、价值的虚无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正因其目标的失落、价值的虚无,因其不择对象的相对主义,才导致它可轻易通向某些简单而危险的方向,即信仰选择的群体迷狂。

魔山上的病人们为摆脱虚无而采取的方式,蕴含着小说对于现代文明危险境遇的警示。它从所有方面显示出其非理性特征:本能驱策的行动主义,盲目从众的群体躁动,还有匪夷所思的神秘主义。这些特征集中体现于魔山上举行的神秘活动之中。

《魔山》接近尾声,疗养院里百无聊赖的病人们举行了一场招魂仪式。病人们用模拟接生的办法让亡灵“诞生”、附体,其中“还魂归来”的卡斯托尔普的表兄约阿希姆的军人亡灵形象,穿戴的却是即将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戎装,只不过头盔有些滑稽地如同饭锅。而卡斯托尔普屈服于神秘主义的诱惑,也加入众人降神活动。这一阴森而可笑的降神仪式,具有浓厚的政治隐喻色彩:既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预言,又是对战后崛起并在纳粹上台时期登峰造极的德国神秘主义民族神话及其他非理性政治神话的警示与讽刺^⑤,也是对将死亡浪漫化、神秘化的文化传统的批判。

① HIRSCHBACH F D. The Education of Hans Castorp. Monatshefte, 1954, 46(1): 26.

② HIRSCHBACH F D. The Education of Hans Castorp. Monatshefte, 1954, 46(1): 32.

③ SCHULTZ H 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omas Mann's Der Zauberberg. Modern Philology, 1954, 52(2): 114.

④ SCHULTZ H 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omas Mann's Der Zauberberg. Modern Philology, 1954, 52(2): 115.

⑤ 关于这一点的详尽分析,参见 KING J S. "Most dubious": Myth, the Occult, and Politics in the Zauberberg. Monatshefte, 1996, 88(2): 217-236.

总之,某种近乎本能冲动的力量支配着话语喷薄不绝却质本空无的思想探求活动,价值的虚无又为简单轻率的信仰迷狂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虚无主义与本能冲动及偏执信念之间的转换,与病人们在无聊和狂躁之间的瞬息万变,以及癆病患者忽冷忽热的症状,具有结构性的相似,这是《魔山》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痼疾的诗学透视。价值虚无的强力意志和简单信仰的能量,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非理性的能量,都构成理性的疾患。而虚无主义的狂躁力量、非理性的群体冲动和神秘主义政治神话中所包含着的潜在危险,在小说末尾主人公离开魔山投身战场的决定中,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众所周知的灾难性后果中,得到进一步凸显。

四、疾病诗学的“对镜自照”及隐含价值意味

卡斯托尔普离开这座思想和文化的“疾病之山”时,究竟是一个“痊愈者”,还是一个“带病者”?走向战场的抉择,是对“魔山”疾病的否定和超越,还是疾病的延续?小说叙事本身对于卡斯托尔普的终极决定未作任何解释,无明显褒贬。《魔山》所引发的不少阐释争议,源自这种中立、超然、“暧昧”的态度。

叙事视角在小说末尾的变化颇能说明这一特点:在一个电影镜头般的画面中,卡斯托尔普消失于世界大战的硝烟,已持续数百页的叙事态度在此发生改变。此前,叙事一直聚焦于卡斯托尔普,与其视野保持同一性,让读者借着主人公的目光,以同样实验主义式的超然态度看待所有的思想,但当主人公以不可思议的鲜明姿态做出奔赴战场的选择时,叙事者便刻意与之拉开距离。有研究者指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和第二人称单数“你”(指卡斯托尔普)的骤增,是这一叙事视角变化的标志^①。当卡斯托尔普在枪林弹雨中手握刺刀向前挺进时,叙事者已退居幕后,与观众一道隔岸观火,让主人公渐行渐远。不过,这一叙事方式的变化是“变中之定”,意欲超越卡斯托尔普自身的认识之变,以继续维持某种中立、超然的叙事立场。

这种超然立场的维持,使得《魔山》本身显示出比卡斯托尔普式“实验主义”更加客观冷漠的诗学面貌。它自始至终如同一架巨大的X光机,呈现和解析着整部小说中从身体到文化的一切疾病症候。如果“对镜自照”,《魔山》中所透视的某些病症甚至让小说的疾病诗学本身也难以幸免。例如思想的层出不穷与价值评判的缺席,这种卡斯托尔普式的几近虚无的立场,似乎更是整部小说的基本叙事立场。正因如此,《魔山》有时被批评为“因思想超载而让小说沉没”,且小说作者被指责为“不相信其中任何思想”、无价值取向^②,或因其叙事态度“暧昧”、没有明确褒贬而称之为游移不定的小说^③。

然而,由于《魔山》的诗学透视自始至终蕴含着反讽意味,而反讽通过事物自身的反差和对比传递着微妙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不应视之为思想超负荷却毫无价值意蕴的作品。从诗学角度而言,《魔山》虽有大量思想的直接表述,但这些有缺陷的思想如同带病的生命一样,在叙事中具有了质感,因为小说中的所有思想与思想阐发者的鲜活人生之间构成了反讽;思想的接受者卡斯托尔普在“魔山”上的生命轨迹与这些思想之间构成了反讽,而其自身在与这些思想的交往之中所发生的变化同这些思想之间,以及同卡斯托尔普的最终抉择之间,也构成了反讽。小说中所有层面之间都以反讽的形式彼此展开对话、发生关系、形成对照,这些特征使得《魔山》具有了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小说意味,并体现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全方位的对话性相似的特质。

托马斯·曼作为一个对现代文明及其命运给予深切人文关怀的作家,本人绝非毫无价值取向。诚然,他在《魔山》中采取了貌似价值中立的叙事态度,但在其反讽式的诗学空间里展示了所有的对比,质询了所有因彼此对比映衬而联系起来的浩瀚思想与多元价值景观,藉此建构起复杂而灵动的反思视野:

① KAVALOSKI J. Performativity and the Dialectic of Time in Thomas Mann's *Der Zauberberg*. *German Studies Review*, 2009, 32(2): 332-333.

② STOCK I. *The Magic Mounta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86, 32(4): 488.

③ 托马斯·曼在小说里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定的状态,这种摇摆和犹豫在他的很多小说中都出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摇摆和犹豫成了他的独特性的表现。参见 KEITH M. *Nietzsche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emes in Yeats, Rilke, Mann, and Lawr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8: 79-110.

在所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思想、所有病态和非病态的现象面前，让读者做出理性的反思。

带着这样的反思，即使是不加怀疑地接受视疾病为西方思想整体象征的简单阐释模式，读者仍有理由做出并不简单的解读。例如我们可以看到疾病隐喻的不同含义，看到描绘思想的疾病并不等于对其彻底否定。人的生命通常就是疾病蛰伏的生命；人类文明也是带病的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垂死濒亡，正如患病不等于死亡。《魔山》对于叙事所涵盖的所有自然和社会思想，无论如何缺陷累累、病迹斑斑，基本态度并不是一味否定，也不是任何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判断。正如有学者所言：托马斯曼对于每种观点都面带微笑，但这种微笑并非说“不”(no)，而是说“是的，但是”(yes, but)，仅仅对于想在其中找到可一劳永逸地予以依赖的思想之人而言，小说才是虚无主义的^①。

《魔山》中所有的疾病诗学，基于小说以达沃斯高山疗养院这一疾病环境为故事背景和文化象征。就功能而言，医院是个与疾病抗争的行动场所，而非听任疾病肆虐的流放地或隔离带。面对托马斯·曼的疾病诗学，即使以医院作为整个文明的象征，我们能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文明气息奄奄的终末状态，不仅仅是斯宾格勒意义上的“西方的衰落”，我们更能看到人类对于文明自身痼疾虽充满疑惑与困厄却坚持不懈的探索与抗争。疾病的诗学，重心在于疾病之中人的生命而非疾病本身。《魔山》中患病的思想在思考和诊疗着思想的病患，这一不无悖论意味的状态，正是个体生命和人类文明真实的存在境遇。人类只能在与疾病紧张的共存关系之中栖息、延续，投入一场又一场没有终结的较量。无论从生理意义，还是文化隐喻，抑或整个诗学层面上来理解，《魔山》的疾病叙事传递的启示始终都是：疾病燃烧释放的能量，正是生命本身的能量。

“Disease is Dancing on the Magic Mountain”:

A Study of Thomas Mann's Ironic Poetics of Illness

TU Xianfeng & HUANG Y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modern literary canon, Thomas Mann's novel *The Magic Mountain* places the “Bildung” of its hero Castorp and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mainstreams of European thoughts in a background of disease, thus forms a “Poetics of Illness”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irony. By introducing a new horizon of disease reading symbolized by modern technology and its consequential effects upon the ontological thinking, the narrative of this novel creates a transformation of writing from the “romanticized disease” to the “diseased Romanticism”. It exhibits a metaphoric panorama of mod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which is full of the “sound and fury” of diseased thoughts and which is jeopardized by the experimentalist absence of value, the restless power of nihilism, the irrational collective drives and the dangerous obsession in the politics of mysticism. The quasi objective and indifferent way of narrative in *The Magic Mountain* does not imply the absence of value of this novel. Rather, the Poetics of disease in this work builds a space of reflection by its systematic and all-present irony, and conveys subtle messages of value in the metaphors of illness which are more complicated than sheer negative.

Key words: Thomas Mann; *The Magic Mountain*; illness poetics; irony

● 收稿日期：2016-09-28

● 作者地址：涂险峰，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heathtu@126.com

黄 艳，武汉大学文学院。Email: 975958222@qq.com

●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科)(111-274194)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 STOCK I. *The Magic Mounta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86, 32(4): 488.